

在埃塞的日子里

——一位援外医疗队长的手记

■张 晓 阳

(十七)

尔塔阿雷火山、硫磺湖、盐湖游记

埃塞的同事及经参处工作人员多次推荐医疗队员到埃塞北方尔塔阿雷火山一游,但由于埃塞安全形势紧张以及埃塞、厄立特里亚两国边境时有交火,再加上火山区域的恶劣地理、气候环境,我们还是望而却步。反复了解尔塔阿雷火山的相关信息后,队里几位爱旅游的年轻人还是决定去冒一次险,以期领略这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尔塔阿雷火山(阿法尔人称其为“地狱之门”)。

为了增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队员们提前一周就开始锻炼。4月29日,我们凌晨4点起床赶往亚的斯飞往默克雷的航班。埃塞旅游公司ETT组织得非常好,不但接机还给我们安排最好的车辆往火山进发。

尔塔阿雷火山位于埃塞北方,这里多高山,地理环境恶劣,平均气温在45摄氏度以上,倒是公路修得倍儿棒(由中铁七局花费5年时间修了100多公里),路况一点不比国内的差。中午,我们在一个离火山有60公里的小镇上吃顿简单的午餐,便前往火山。路上的颠簸打消了我本来很重的睡意。下午5点,我们终于到达离火山20公里的军营,在这里依稀可以看到火山喷出的烟雾。晚餐我们是在军营吃的。太阳下山后,整装待发的我们在7位军警和6位向导的带领下,向火山进发。

通往火山的山路非常崎岖,我们历经四个小时的艰苦跋涉,于晚上10点多终于到达火山口附近,迎面扑来刺鼻的烟味,让人难以忍受,但既来之则观之。一见到火山,我们惊呆了,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火山喷发时,那样的绚丽。她流动着血红的岩浆,她喷发的岩浆及形成的雾气,无不使旅行者的心灵感到震撼!由于烟雾味太重,大家选最佳位置观赏并拍照后,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让地球上无数人心向往之的地方。

从火山口回到驻地休息,休息的地方是由石头垒起的VIP房。不同国籍的人都住在这里,仰头就能看见满天星,真的是最简约的露营野宿。

第二天凌晨4点,我们又早早起床向盐湖、硫磺湖进发。到达盐湖,我们正好遇见蜿蜒行进的驼队,经询问得知这是当地阿法尔人到盐湖采盐砖的驼队。盐湖的景色真美,给人一种天苍苍、盐茫茫的感觉。

看罢盐湖我们又一路狂奔到硫磺湖。登上山顶,绚丽多彩的硫磺湖刹那间呈现在你面前。太美了!太美了!美得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看完这三个景点,心中不免一阵感慨。埃塞北部的尔塔阿雷火山、盐湖、硫磺湖真的是人间奇景、是上帝馈赠给人类的最美礼物。记得网上有一句话:如果你一生中只有一次出国旅行的机会,那你一定要到埃塞,到尔塔阿雷火山去看一看! (未完待续)



尔塔阿雷火山正在喷发岩浆



火山附近石头垒起的露营地



阿法尔人到盐湖采盐砖的驼队



硫磺湖



硫磺湖

如歌的岁月

■陈 平

一九七五年八月,又一次重大考验正在等待着我。当时我们接到上级通知:由于上游特大暴雨导致水库坍塌,一场特大洪水向我们袭来。由于水情严峻,泛区农场处于低洼地带要作为缓解汹涌洪水的泄洪区。当时要求全场人员尽快撤离,而知青们是首先撤离对象,要求所有知青迅速离场回家。但是,通知要求各级领导、话务员、播音员必须坚守岗位最后撤离。在这紧急时刻,我深刻感受到了我工作的重要性。我要通过我的声音及时传达上级指令;我要号召青壮年劳动力积极抢救国家重要物资和财产;我要指挥大批人员有序撤离。后来,所有的知青都回家了,我毅然留了下来,我是一名共青团员又是团支部书记,党和人民考验我的时候到了。时间在紧张地一分一秒地走着,我坐在麦克风前毫不动摇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每一个小时报告一次水情进展和撤离情况,直到最后彻底断电,我的屋子里开始进水。水位一点一点在升高,为了使国家财产不受损失,环顾四周后,我尽可能地把贵重东西摆放到高处,比如,广播器材和团员们交的团费。这时屋里的水已经没过小腿肚,有人在大声催促我赶紧撤离,撤离时我发现我的房门已无法关闭。我含着泪离开了我心爱的广播室,登上了最后一批撤离人员坐的拖拉机,向临时安置点出发。路上各种车辆在缓慢前行,许多附近的农民拉着架子车,车上满满地堆着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其中甚至有纺线的纺车和用笼子装着的鸡鸭。有的还在车后用绳子拴着羊和孩子,孩子们几乎跑着才能跟上大人匆匆的脚步。我坐在拖拉机上,看着这样的场景心中百感交集,止不住泪流满面,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返回。但一想到爸妈没有我的消息一定很着急,我要尽快回家。随着农场撤离的队伍我们来到了八分场的一个临时安置点。这是一所学校,每个教室都打上了地铺,大家挤在一起讲述自己的逃离经过,只有孩子们还在无忧无虑地嬉戏打闹。那时只有公家才有电话,个人有急事就只能发电报。这次灾情紧急,所有通讯中断。我焦急地询问在哪里可以坐上去周口的汽车,而就在这时领导又派了新的任务给我。我们场里有一位大龄女同志,因为保胎无法行动,又和外地的家人失去了联系,需要有人陪护。职工们都拖家带口的,也只有我这个单身女青年可以胜任这份工作——前往西华县医院住院部陪护孕妈。责无旁贷,我立即接受任务,放弃回家的念头,赶到了西华县医院照顾她。

在这期间我又学到了一个新的实战经验:遇到大灾难时,钱是最无用的,食物才是最宝贵的。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医院只给病号准备简单的饭菜,陪护吃饭要自己想办法。(其实在我撤离的时候可以到食堂领几个馒头,当时我看到人多馒头少,就悄悄离开了。)我每天除了做好我的陪护工作,就是瞒着我要照顾的病人,上街寻找可以维持生命

的食物。大街上的人比平时多了几倍,但很多门店已关门。我接连走了几条巷子,才买到一点吃的。就这样,我饥一顿饱一顿地挨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大水退去,场里派车把我们接回去。一路上看到大水淹过树梢的痕迹,场里也是一片残垣断壁,好多房子倒塌了。陆续返回的职工和家属们正从厚厚的污泥中寻找可用的砖头。那时人们比较穷,房子墙壁的下半部分是砖头垒的,上半部分是用泥土垒的。大水一泡房倒屋塌是必然的。我赶紧跑到我的广播室,看见一面墙已经完全倒塌,只有半边墙立在那里。听说广播器材已被留下护场的同志安全转移,当时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在总结大会上我光荣地被评为抗洪模范。后来领导专门放假让我回家探亲。回到我五七干校的家(当时的周口地区五七干校在鹿邑县元火观)才知道家里的人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他们从电台的新闻报道中得知农场那里一片汪洋,想着我可能遇难了,父母整天以泪洗面。我刚刚出现在五七干校家属院的路口,一位邻居小妹看到我还没来得及和我打招呼,就扭头向我家的方向跑去,边跑边大声喊:“叔叔阿姨,我平姐回来了。”原来,她是急着给我爸妈报信去了。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些天家人为我担心坏了。不过,经历这次锻炼,我的意志更加坚定了。

假期过完返回农场后,我才得知场里在开动员会,号召大家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据说要建一幢三层的办公大楼,于是我们知青们积极地投入到这场紧张的重建家园的劳动中去了。我们每天往返七八里路用架子车到石羊窑厂拉砖,一天要拉两趟。在我们全体职工的艰苦努力下,一幢坚实的三层办公大楼屹立在黄泛区农场园艺场曾经被洪水淹过的土地上。

后来知青们通过招工、上学、调离陆续离开了农场,我也在一九七八年离开了我为之奋斗了八年的广阔天地。前几年我带着家人再一次踏上那片土地,一切都变了样,很难找到原来的痕迹。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农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前的苹果树已被更新、道路已加宽、原来的平房都变成了楼房。然而在这些变化中,我竟然在路边看到了我们当年亲手种的水杉树,当年它是那样瘦弱,可如今它已枝繁叶茂,高大挺拔。我曾为之添砖加瓦的办公楼变得破旧不堪,看样子它可能很快就会退出历史舞台,被崭新的建筑所代替。可是,我所亲身经历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也正是那些年的苦难和磨炼,造就了我们这代人坚韧的性格和正直的品德。我们为之骄傲的那段历史,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留在我们这一代50后的记忆中! (完)